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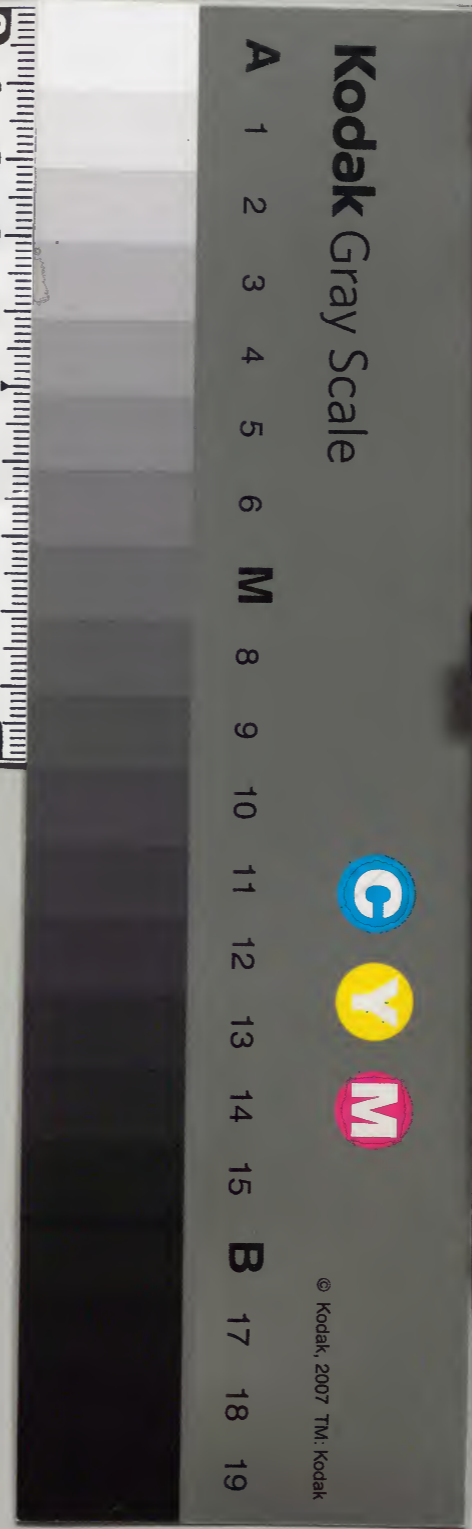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九四一	類
七一一	類
二	冊架
二	冊架

漢書門	
九四一	類
七一一	類
二	冊架
二	冊架

內閣文庫	
書號	漢 9411
冊數	2 (1)
函號	298 2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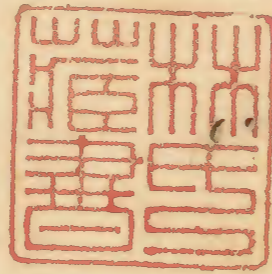
儒家五ノ一

298-2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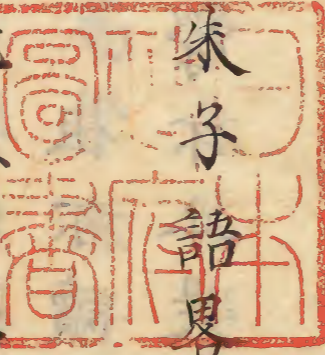


糊などで貼り付けられている部分がめくれない箇所あり

續古語類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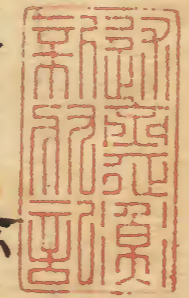


朱子語畧卷之一 凡一百二十一條



門人建安楊與立編次

淺草文庫



先生曰學問無賢愚無小大無貴賤自

是人合理會底事

學問是自家合做底不知學問則是欠

闕了自家底知學問則方纔無欠闕

學問是人合理會底事學者須是切已

方有所得無理會學問與虫虫橫目

之砥何異

學者須是將身心做根柢
大凡為學最切要處在吾身心其次便
是做事此是的實緊切處
凡學字便兼行字意思如講明義理學
也効人做事亦學也
只有兩事理會踐行
類九
人之為學固是欲得之於心體之於身
但不讀書則不知心之所得者何事
學不止是讀書凡做事

類十三

事無非學
為學無許多事只要持守身心研究道
理分別得是非善惡而去就之爾
學大抵只是分別个善惡而去就之爾
古人為學大率體察自家病痛就上面
克治將去
今人有多少病痛一个人是一樣須是
子細自看即克將去
今人未有見時直情做去都不見得一

有所見始覺所為多有可寒心處
大抵學問只要心裏見得分明便從上
面做去
學須做自家底看便見切已今人讀書
只要科舉用及已第則為雜文用其
高者則為古文用皆做外面看
學者只是不為已故日間此心安頓在
義理上時少安頓在閑事上時多於
義理却生於閑事却熟

今人為學多是為名不肯切已

學者須是為已聖人教人只在大學第

一旬在明明德上

今人都是為人而學熹所以教諸公讀

大學且看古人為學是如何是理會

甚底事

大抵此學以尊德性求放心為本

聖人千言萬語只要人不失其本心

聖人千言萬語即是教人做人而已

聖賢著書非但以文耀世都是要人依
他做
聖賢所言皆是自家元有此理却不是
他鑿空撰來
聖賢言語何曾誤天下後世人自學不
至爾
聖人教人大槩只是說孝弟忠信日用
常行底話人能就上面做將去則心
之放者自收性之昏者自著同

類八十二

若不用躬行只是說得便了則七十子
之從孔子只用兩日說便盡何用許
多年隨孔子不去
講學固不可無湏是更去自己分上
做工夫若只管說不過一兩日都說盡
只是工夫難
人一日間曾有幾多時節去體察理會
來徒說不濟事
為學湏覺昨非今是日改月化便是長

進

類八

為學須思所以超凡入聖如何昨日為
鄉人今日便為聖人須是悚拔後方
始有進類八

而今緊要且看聖人是如何常人是如
何自家因甚便不似聖人因甚便只
是常人就此理會得自可超凡入聖
今日克念即可謂聖明日罔念即為狂
矣

為語類作早

聖人雖是生知亦何嘗不學古者
聖人之學未精粗無一不備今人閑
坐過字多似日學九事都不肯去理
會如何
世間豈有無事底人一時閑便做一時
工夫一刻閑便做一刻工夫積累又
自然別處
自蚤至暮無非做工夫時節類八
無一事而不學無一時而不學無一處

然而不學
徹頭徹尾無時無處不下工夫
而今合玩索處便玩索合持守處便持
守合講論處便講論合踐履處便踐
履須四路並進始得
學者最怕因循
為學須是痛切懇惻去做工夫使飢忘
食渴忘飲方得類
立志要如飢渴之於飲食才有悠悠便

人是志不立
為學先須立志既立則學問可次第
著力立志不定終不濟事
直須抖擻精神莫要昏鈍如救火治病
然豈可悠悠歲月
悠悠於學者最有病
為學要剛毅果決悠悠不濟事且如發
憤忘食樂以忘憂是什麼精神是什麼
磨骨肋

今之學者全不曾發憤

類八七

今人於飲食動使之物日極其精巧到
得義理却不理會漸漸昏蔽了都不
知類八六
人之學問逐日恁地恐懼脩省只得恰
好才道却放倒便都壞了如人
爲學正如撐上水船一篙不可放緩
自暴是非毀道理底自棄是自放棄底
人之爲學只是爭个肯不肯爾

太凡人學須是見到自任不得處方有

始功

今之學者只是不深好後不得其味只

人是不得其味後不深好

類八七

學只是要一个習習到熟後自然喜說

不能自己

學貴時習須是心心念念在上

讀書講論修飭皆要時習

時乎時不再來如何可失

須培養根本令豐壯以此去理會學
須是培養令豐碩大故有書要讀有事
要做
須是專心致志一切從原頭理會過
今日學者不長進只是心不在焉
人精神飛揚心不在殼子裏面便害事
若不能敬則講學無安頓處
敬不是閉眼默坐便為敬須是隨事致
敬

孟子說學問之道無它求其放心而已

矣此是為第一義類充

學問之道無它求其放心而已矣上有

學問二字在不只是求放心便休

若但知收放心不做工夫則是守个死

物事

為學勿責無人為自家剖析出來須是

自家去裏面講究做工夫要自見得

古人為學皆是實事如禮樂射御書數

雖是末事但亦須要理會得
須是中外本末隱顯精粗一一周遍方
始是儒者之學
大凡為學須是四方八面都理會教通
曉仍更理會向裏來
學常要親細務莫令心粗
古人只是日夜進進汲汲去理會這个
身心到得做事業時只隨自家分量
以應

今之學者直與古異今人只是強探向
上去古人則逐步步實做將去

類八上

近日學者病在好高
為學之初尤當深以貪多躐等好高尚
為異為戒
今之學者理會經書便流為博注理會
史學便流為功利不然即入佛老最
怕差錯
為學須是專一吾儒惟專一於道理則

類十四上

吾輩自有得事... 吾輩自好所學豈可為流俗所梗
先生曰熹嘗謂怪不得今日人是此心
个裏無可做自然只是隨利欲走
學者做切已工夫要得不差先須辨義
利所在... 為學且須分个内外這便是生死路頭
從這邊便是為義從那邊便是為利
向裏便是入聖賢之域向外便是趨

今愚不肖之塗... 世此志利欲與志理義之人自是不干
事志利欲者便是趨禽獸之徑志理
義者便是趨正路鄉里
先生謂蔡季通曰身勞而心安者為之
利少而義多者為之
人若見得道理分明便不為利動
進取得失之念放輕却將聖賢格言研
窮攷究

聖人教人只是教人先謹言行却把那
些祿不做大事者須是體量得輕重始
得
先生自謂熹於科舉自小便見得輕類去三五
學者不於富貴貧賤上立得定則是入
門便差同字
今世固有不赴舉者然苟見富貴未免
動心更是不得
今人多說父母責望不得不赴舉求祿

仕此亦何害但莫把做重事看要須
以道義為重利祿為輕始得
道義富貴只有兩塗看趨向甚邊去當
權事輕重乃可所以謂先須立志
縱使貴窮公相苟無道義於身恐無分
毫之益
脩其天爵自有箇得爵祿底道理
科舉自是一件事學問自是身已上事
初不相干

科舉累人不淺人多爲此所奪但有父
母在仰事俯育不得不資於此故不
可不勉爾 類志三五
聖人教人無非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
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爲詞
章取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 五志
若學問以明理則自然發爲好文章詩
亦然 五志
今人不講義理只去學詩文已落第

十二籌 五志
詩筆雜文不須理會科舉是無可奈何
問應舉時文有穿鑿之病亦審當如何
且白畧用體式而隳括以至理 類志五
且如做舉業亦須苦心理會文字方可
人以決科讀書若不苦心去求不成業
次終不濟事 五志
學問長進斷然不在意氣大銳之時乃
今在江夫有常之後 五志

今人掀然有飛揚之心以爲治國平天
學下如指諸掌不知自家一个身心都
妄頓未有下落如何說功名事業
天生一个人便須管天下事
凡學者要須做得人難做底事方好
凡事不可着个且字其病甚多
世間事才有苟且意底鮮有不害事
詰至此事亦然會林舉吳然下亦同
方伯謨勸先生少著書答曰在世間喫

了飯後全不做得些子事無道理
人若無這些个秉彝如何思量得要做

好人

這道理與生俱生今人只要安頓那
人空處都不理會浮生浪死也甚可惜
天賦我以如是之理則在我當盡得如
皆是之理令人只虛擔个人
若見得道理分明生固好死亦不妨不
然生也不濟事死也枉死

人若聞道則生也不虛死也不虛若不
聞道則生也枉了死也枉了類子六上
若一日未死一日要是當百年未死百
年要是當這便是位命非命
人受天所賦許多道理須盡得許多道
理到那死時方安於死而无愧矣

朱子語畧卷之三

日勉錄卷之三 閩人建安楊與立編次

因論心先生曰這個神明不測至虛至
靈是甚次第然人莫不有此心多是
人但知有利欲被利欲將這心包了
心之虛靈無有限量如六合之外思之
即至前乎千百世之已往後乎萬
世之未來皆在目前爾人為利欲所
昏所以不見此理

人心至靈，千里之遠，千百世之上，一
纔發念，便到那裏，神妙如此，却不去
養它，自且至暮，只管展轉於利欲之
中，都不知覺。其間亦有合於天理之
人，昏時便是不明，才知那昏時便是明
也。人心虛靈，無所不明，禽獸便昏了，人若
以私欲蔽了，這個虛靈便是禽獸。人
未與禽獸爭這些子。

人最怕陷溺其心，其害甚於日之過也。私
目之欲，色耳之欲，聲便是氣之欲，是道
才有這軀殼子，便自私意，心裏本來稟
人，須是掃去氣稟私欲，使胃次虛靈洞
徹。人惟有私意，聖賢所以留千言萬語，以
人掃滌人之私意。人惟有私意，不得
天下之理，都著一毫私意，不得
人，只有一个公私，天下只有一个邪正。

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明天理滅人欲天
入理明自不消講學類上八
人生都是天理人欲却是後來沒巴鼻
人生底同
人只有天理人欲兩途不是天理即是
人欲
人心是氣血和合做成道心是本來稟
受得仁義禮智之心
只是一个人欲知覺從耳目之欲上去便

只是久思知覺從義理上去便是道心
只是這箇心但一念之間是底便是道
心不是底便是人心
人心只是一箇知覺知覺從飢食渴飲
處便是人心知覺從君臣父子處便
是道心
只飢而食渴而飲便是人心如是而食
如是而不食便是道心
道心是義理上發出來底人心是人身

止發出來底雖聖人不能無人心如
飢食渴飲之類雖小人不能無道心
凡如惻隱之心是也如人之知寒而
知飢寒知痛痒此人心也惻隱羞惡辭
遜是非此道心也雖去智亦同此心
一則危殆而難安一則微妙而難見
必使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
聽命焉乃善也念之問長外去道
道心分明是精微而難見道心雖先得

之但有此形氣道心便隔了一重是
人以隱微之形氣道心便隔了一重是
世間甚物事似入心危一日之間內而
思慮外而應接千變万化眨眼中便
走失了眨眼中便有千万里之遠
惟危是人心既從形骸上發出來易使
流於惡
大凡徇人欲自是危險莊子所謂其熱
人焦火其寒凝冰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毫釐間不可不子

人細理會類三

天理人欲幾微間極索理會類三

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子故周子只管

說幾字然辨之又不可不早故橫渠

每說豫字同三

五峰天理人欲同行異情之說同三

天理人欲迭為消長此進一步則彼退

一步看是那个勝得同三

天理人欲只要認得分明便喫盞茶時

亦要知其孰為天理孰為人欲

欲生惡死人心也惟義所在道心也權

輕重却又是義類三

合做底事便做此便是天理才有一毫

計較之心便是人欲類三

古人只是理會義更不說着利益非計

利而後行義也類三

人只緣私欲不能克臨事只見這個重

人都不見別个強處。而今且要看天理人欲義利公私分數。得明將自家日用底與它勘驗。類三。凡遇事先須識得个邪正是非盡掃私。見則至公之理自存。識得道理分明自然勝得他這私欲。有道理底人心便是道心。不為物欲所昏則渾然天理矣。類三。大抵人能於天理人欲界分上立得脚。

住則儘長進在 **同上**

天理人欲相為消長克得人欲乃能復禮。顏子之學只在這共理會。學者克己復禮上做工夫到私欲盡後便粹然是天地生物之心。須常要有那溫厚底意思方好。人與天地一般無些欠闕處。天便是个大底人人便是个小底。吾之心即天地之心而合講學便要去。

吾得與天地不相似處要與天地相似
心無限量與天地同其大但為物欲間
入隔小了
此心曠然無一毫私意直與天地同量
便者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家底意
思
心只放寬平便伏未要先有私意隔礙
君子心大則是天心志小則如文王
翼翼小人志大則放肆心小則褊隘

聖人與眾人做處便是五峯所謂天理
自人欲同行而異情
聖人亦未嘗無人心其好惡皆與人同
各當其則是所謂道心也
聖人情性便是理
聖人之心曠然大空了無一物
聖人自是無一點私意物各付物如天
地之生來自然物我一體

聖人之心如鑑事物之來若小若大四
方八面莫不順而應之此心元不曾
有這物
天地之心動方見聖人之心應事接物
方見
自古聖賢教人只是就心身上用
自古無放心底聖賢一念之微所當深
聖賢教人先要求放心正為是万善之

因摠處
須將操存工夫做本
心要在腔子裏謂身在此則心合在此
世入心不在殼子裏面如發狂相似只
收斂此心莫令走作
人只有一个心更不降伏得如何做得
事成
心若不存一身便無主宰

此个心須管著他始得
古人言志帥心君須心有主張始得
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歟存養
操則存舍則亡人才一把捉心便在這
心雖放千百里之遠只便在此他
因論心無出入曰言有出入也是一个

類五

意思言無出入也是一个意思夫字
分明道出入無時惟其神明不測所
以有出入惟其能出入所以神明不
測
孟子言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至於心
放而不知求熹以為雞犬放則有未
必可求者惟是心纔求則便在未有
求而不可得者
人心纔覺時便在孟子說求放心求字

人早是遲了
人雖困睡得人喚覺則此身自在心亦
如此方昏蔽時得人警覺此心便在
這裏類十一
心不是死物須把做活物看不尔則是
釋氏入室坐禪
心一放時便是斧斤之伐牛羊之牧
收斂在此便是日夜之息雨露之潤
心存時少亡時多存養得熟後臨事省

察不費力
人惟有一心是主要常常喚醒類十一
自去檢點一日間此心幾個時在內幾
個時在外
心只是一个心非是以一个心治一个
心所謂存所謂收只是喚醒同
隨處警省收其放心
問存心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便是
存心之法而今與人說話覺得不是

便莫說做件事覺得不是便莫做只
此便是存心之法
操存者只是於應事接物之時事事中
理便是存諾處事不是當便是心不
所謂存心者或讀書以求義理或分別
是非以求臣當之歸只那所求之心
便是已存之心類百十五
主一無適非禮勿動則中有主而心自

存
若主一時迷則心坐行則心行身在這
裏心亦在這裏
問應事心便去了曰心在此應事不可
謂之出在外
人須將那不錯底心去驗他那錯底心
不錯底是本心錯底是失其本心
但操存得心在時少間他喜怒哀樂自
有箇則在

衆人之心未發時已自汨亂了思慮紛
擾夢寐顛倒至感發處如何會中節
今人未必是應事接物時不是自是未
人應接時便不好了須於此處點檢使
合道理始得
處事接物之際常教此心光瞪瞪地便
是存心
人之一心當應事時常如無事時方好
只是虚心看物物來便知是與非

大槩人只要求个放心日夕常照管力
量既充自然應接從容
問未應接時如何曰未應接之時只是
戒謹恐懼而已
心不可有一物 類十六
心不專靜純一故思慮不精明要須養
得此心虛明專靜使道理從裏面流
出便好
好樂之類無留滯則此心便虛

把心不定喜怒哀懼四者皆足以動心
心才係於物便是為其所動
無欲故虛
心平則氣自和惟心粗一事學者之通
病
人心惟定則明
持其志則氣自清明
學者常用提醒此心使如日之外羣邪
自息

類十一

心在羣妄自然退聽
平居須是儼然若思
心肅則容莊
人不可以不莊嚴所謂君子莊敬日強
安肆日偷
敬便是天理肆便是人欲
心一也操而存則義理明而謂之道心
舍而亡則物欲肆而謂之人心
自人
心而收回便是道心自道心而放出

此便是人心
 心既常惺惺而以規矩繩檢之此内外
 文相養之道也
 學問之道孟子斷然說在求放心此心
 放了博學也是閑審問也是閑如何
 而明辨如何而篤行
 學者為學未問負知與力行且要收拾
 此心令有个頓放處若收斂都在義
 理上安頓無許多胡思亂想則久久

類五十九

類百十八

類七

自於物欲上輕於義理上重
 人心萬事之主未有心不定而能進學
 者同

大雅臨別請益曰大要只在求放心類百三十五

人須是存得此心此心既存則雖不讀
 書亦自有个長進處

人能操存此心卓然不亂亦自可與人
 道况加之學問探討之切豈易量耶

自有諸類作自一

朱子語畧卷之二

人而美其善於其公則亦謂其善於其公也
人而美其善於其私則亦謂其善於其私也
人而美其善於其公則亦謂其善於其公也
人而美其善於其私則亦謂其善於其私也
人而美其善於其公則亦謂其善於其公也
人而美其善於其私則亦謂其善於其私也

朱子語畧卷之三 凡一百三十三條

門人建安楊與立編次

楊道夫問正大之體難存先生曰無許

多事如公昨日所問涵養致知力行

三者便是以涵養做頭致知次之力

行又次之要當皆以敬為本

類百五十一

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先

生曰二者偏廢不得致知須用涵養

涵養必用致知

人之爲學千頭萬緒豈可無本領此程
先生所以有持敬之語
問存養致知先後曰古人才生下兒子
便有存養它底道理今人先欠了此
一段故學者先須存養然存養便當
去窮理
葉味道問格物致知必先存養如何曰
古人八歲入小學便有涵養工夫今
皆無之則大學存養格物須是並進

人於小學中已自把捉成了故於大
學之道無所不可令人既無小學之
功却當以敬爲本
今人將敬與致知做兩事豈可如此但
一面自持一面去思量道理二者本
不相妨
存養與窮理工夫皆要到
思索義理涵養本原
類九二
涵養於未發之先窮格於已發之後

擇之問且涵養去久之自明先生曰亦
須窮理涵養窮索二者不可廢一如
車兩輪如鳥兩翼不可廢一如此
未能識得涵養个甚
學者工夫唯在居敬窮理二事此二事
个互相發能窮理則居敬工夫日益進
能居敬則窮理工夫日益密
須是平日涵養深厚此心虛明純然自
然權量精審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要人靜
定其心自作主宰程子又恐只管靜
去與事物不相交涉却說箇敬
主靜是所以養其動
林易簡問存養多用靜否曰不必然孔
子却都就用處教人做工夫
道理自有動時自有靜時無處不是道
理不可專要去靜處求伊川謂只用
敬不用靜便說得平

劉黻問立志為難先生曰也無許多事
只是一箇敬徹上徹下只是這箇道
敬者聖學始終之要未知則敬以知之
已知則敬以守之若不敬則其心顛
倒曖瞶而不自知豈知有所至哉
敬之一字其聖門之綱領涵養之要法
一庄乎此更無內外精粗之間類十二
敬字似一箇畏字非塊然兀坐耳無所

聞目無所見心無所思而後謂之敬
只是有所畏謹不敢放縱常常如此
氣象自別同
童蜚卿問主一無適曰只是莫走作如
讀書時只讀書着衣時只着衣理會
一事時只理會一事了此一件又作
一件
敬是始終一事
坐如尸立如齊頭容直目容端足容重

手容恭口容止氣容肅皆敬之目也
敬是常惺惺法此語却好
劉砥問謝子惺惺之說曰惺惺乃心不
昏昧之謂只此便是敬心若昏昧燭
理不明雖強地捉豈得為敬類七
敬即是此心之自做主宰處其文非以
敬是箇扶策人底物事同三
只是一箇敬字好該貫動靜心無時不
存且流於其公為於心而外語也

求放操存皆兼動靜而言非塊然默守
人之持敬若拘迫不和便非自然之理
主一兼動靜而言類六
伊川云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或疑
主一則滯先生曰所謂主一者何常
滯於一事不主一則方理會此事而
心留於彼這却是滯於一隅
一者其心湛然只在這裏

心湛然空明時那万理便在裏面
心包万理万理具于一心不能存得心
不能窮得理不能窮得理不能盡得
心類九七
太凡理只在人心此志一定則万理畢
見
道理無處不在但心存則理自存
人常恭敬則心常光明
常使截斷嚴整之時多膠膠擾擾之時

少方好
繼自今截斷有中膠擾敬以窮理
虛心玩物
窮理以虛心靜慮為本
虛心順理學者當守此四字
放寬心以它說看它說以物觀物無以
已觀物
人入德處全在致知格物
致與格只是推致窮格到盡處

格物只是就事上理會知至便是此心

透徹

類十五

致知所以求為真知也真知是要徹骨

都見得透

類十五

致知乃本心之知如一面鏡子本全體

通明只被昏翳了而今遂旋磨去便

四邊皆照見其明無所不到

格物是物物上窮其理致知是吾心無

所不知格物是零細論致知是全體

入說

類十五

次條同

致知格物只是一箇

物既格則知自至

窮得來無去處方是格物

格物如言性則當推其如何謂之性如

言心則當推其如何謂之心只此便

是格物

大學不說窮理只說箇格物便是要人

就事物上理會如此方見得實

格物二字最好物謂事物也須窮極事
物之理到盡處便有一箇是一箇非
是底便行非底便不行 類十五下條同
凡自家身心若講論文字應接事物皆
須體驗得一箇是非
論格物曰謝子尋箇是處之說甚好須
是於其一二分直尋到十分是處方
類十八
天下只要一箇是若不研究得分曉如

何得
窮理須是見得十分徹底窮到極處
窮理只是窮究那道理合當恁地處
合當恁地做底便是道理
天下道理不出中正兩字合當做底便
是正做得恰好處便是中
先生誨與立曰為學之道無他只是要
理會得目前許多道理世間事無小
大皆有道理見得是自家合當做底

便做將去不當做底斷不可做只是
如此類象八九
世間事是還是非還非黑還黑白還白
通天通地貫古貫今決不可易
自古至今惟有一个當然底道理
講得道理明自是事親不得不孝事兄
不得不弟交朋友不得不信
先生謂陳安卿曰凡看道理須窮个根
原來處爲人父如何便止於慈爲人

子如何便止於孝
遇着一件事便且就這事上思量合當
如何
窮理須有先後緩急久之亦要窮盡
格物須是從切已處理會待自家者已
疊定然後漸漸推去這便是能格物
且窮理令有切已工夫若只泛窮天下
方物之理不務切已即遺書所謂遊
騎無所歸矣類象八五

問伊川說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工夫如何曰如讀書今日看一段明日看一段又如今日理會一事明日理會一事積習多後自然貫通

類十八

廣問程子說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而先生要隨事理會恐精力短後如何曰也須理會不成說精力短後話便信口開行便信脚步冥冥地都不管他

類十八

窮理須工夫日日增加接續不已自然貫通

問但從一事上窮便可窮得一原處否曰未解如此只要以類而推理固是一理然其間曲折甚多

類十八

天抵天地間只一理隨其到處分許多名字出來

天下之事無小大無精粗都只是這一個道理

洒掃應對精義入神事有大小而理無
大小
天下有万万千事只是一理管攝依
此者是違此者非
物物各具一理而物物各異其用然莫
非一理之流行也
行夫問万物各具一理而萬理同出一
原此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先生曰
近而一身之中遠而八荒之外微而

一草一木之衆莫不各具此理雖各
有一理又却同出於一箇理
上而無極太極下而至於一草一木昆
蟲之微亦各有理一書不讀則闕了
一書道理一事不窮則闕了一事道
理一物不格則闕了一物道理須着
透一件與他理會過
類十五
無一物不是此理無一理可違於物
道理星散在事物上却無摠在一處

道理不只在一邊須是四方八面看始
盡
此義理儘廣大無窮盡須是把來橫看
豎看子細窮究
道理在人如何看直看是一般橫看又
是一般
道理有背有面順之則是背之則非
這道理容只毫髮間便相爭
只是這一箇道理才見得別便從那別

處去
看義理難又要寬着心又要緊着心不
寬不足以見其規模之大不緊不足
以見其文理之密
看道理要得寬平廣博平心去理會
看道理須要就那大處看須要面前開
闊不要就那壁角裏去
道理不是死底物事自要看得活
凡萬事萬物之理皆要窮窮到底方是

格物

所謂窮理大底也窮小底也窮少間都成一箇物事

萬理只是一理學者且要去萬理中千頭萬緒都理會四面湊合來見得是

一理

見得徹後徹上徹下只是一箇道理須是見得實方是看道理須是見得實方有功效處若於

上面添些玄妙奇特便是見心實理

未透

類九上

見得鐵定如是便是善不知是便是惡此方是見得實

事上皆有一个理當處事時便思量體認教分明久而思得熟只見理不見事

今人無事時又却恁昏昏地至有事時則又隨事逐物而去都無一个主宰

這須是常加省察

類九

黃問無事時見理如此臨事又做錯了

如何曰格物便要閑時理會不是要

臨時理會閑時看得道理分曉則事

來時斷置自易

今人但守得一個敬字全不去擇善所

以於應事接物處皆顛倒了

胡文定公云豈有見理已明而不能處

事者此語好

類百一

林氏曰此語好

須是說得分明然後行得分明一日一

為學纖毫絲忽不可不察若小者分明

大者越分明

見得道理熟自然有所分別而不肯為

惡

聖人教人窮理只道是人在善惡中不

能分別得

聖人教學者理會道理要它真个見得

了方能做得件件合道理

子充問踐履先生曰義理不明如何踐
履復如人行路不見如何行
不明道理只是硬行若見得道理明時
皆是當恁地行
人須是窮理見得个道理合當用恁地
其我自不得不恁地
此个道理問也問不盡說也說不盡頭
緒儘多須是自去看看來看法自然
一日深似一日一日分曉似一日一

類九一

日易簡似一日只是要熟
知得深便信得篤
凡事察之貴精守之貴一
合道理處便與果決行去勿顧慮若臨
事見義方復遲疑則又非也
輔廣請于先生求居敬窮理四字先生
曰自向裏做工夫可也何必此
知與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
不見論先後知為先論輕重行為重

類百三十一

陳安卿舉南軒知與行互相發先生曰
知與行須是齊頭做方能互相發
或問南軒云行之至則知益明知既明
則行益至此意如何先生曰固是如
此學者工夫當並進不可牽聯二者
合俱首用工到成就時二者自相資益
矣類百三
熹此間講說時少踐履時多事事都用
你自去理會自去體察自去涵養書

自用你去讀道理自用你去究索熹
只是做得个引路底人有疑難商量
而已事事都用你自去理會類百三
師友之切但能示之於始而正之於終
尔若中間二十分工夫自用喫力去
做既有以喻之於始又自勉之於中
又其後得人商量正是之則所益厚
矣類八十七

須先就氣稟偏處克治
氣稟物欲生來便有要無不得只逐旋
自去理會消磨大要只是觀理分明
便勝得地
氣稟物欲要合下做一
次排遣恐無此
理須是當此時便子細思量裏面有
一個道理認得道理分明自然勝得
它這私欲
與立問論氣質各有病痛不同曰才明

理後氣質自然變化病痛都自不見

了類頁八

人須是逐一理會身上許多病痛都要
關防

克伐怨欲須從根上除治

不曾離得舊窠窟何緣變化得舊氣質

東萊謂變化氣質方可言學先生以為

惟學能變化氣質爾

類頁十一

先生曰熹氣質有病多在忿懣

黃子厚言先生之怒所過者化

聖賢當怒自怒但不遷爾

喜怒憂懼都是人合有底只是喜所當

喜怒所當怒便得其正若欲無這喜

怒憂懼而後可以為道則無是理

忿懷恐懼好樂憂患皆不能無而親愛

畏敬哀矜敬惰賤惡亦有不可無者

但此心不為四者所動乃得其正而

五者皆無所偏斯足以為身之脩也

懲忿如救火窒慾如防水

懲忿有摧高之象窒慾有塞水之象

遷善當如風之速改過當如雷之決

遷善工夫較輕改過非有勇決不能

伯遊問過則勿憚改先生曰知其不善

則速改以從善最要在速字上着力

凡有過若從今日便改則善可自此

而積令人只是憚難過了日子

凡事微有過差才有安頓不着處便是

類玉

類玉

善惡如翻覆手翻一轉便是惡只安頓
不着亦便是不善
人不可以為惡一失其身縱有善不足
以自贖
若欲為善須是分毫檢點莫教一毫不
好便壞
人固有終身為善而自欺者不特外面
如此而裏面不如此者方為自欺蓋

中心欲為善而常有不肯底意思
便是自欺也須是打疊得盡
人未說為善先須疾惡能疾惡然後能
為善
人言好善疾惡而今在閑處只見疾惡
之心愈至伯謨曰惟其好善所以疾
惡
見人之善而尋己之善見人之惡而尋
己之惡如此方是有益

惡惡者語類卷之

為惡也言語類作無快如
悔過惡喜好子善惡惡
而別作別

不念舊惡惡惡者非惡其人也惡其人
之為惡也苟昨日為惡而今日為善
斯好之矣昨日為善而今日為惡斯
惡之矣 類二十九
一念起處萬事根源尤更緊切
李先生說人心中大段惡念却易制伏
最是那不大大段計利害乍往乍來底
念慮相續不斷難為驅除今看來是
如此 類百三

問不緊不要底思慮不知何以制之曰
只覺得不當思慮底便莫要思久久
純熟自然無此等思慮矣
或苦私意紛擾先生曰惟其此心無主
宰故為私意所勝
黃達才言思不能精之病先生曰硬思
也不得只是要常常提撕莫放下將
久自解有得 類百十六
問靜坐久之一念不免發動當如何曰

也須看一念是要做甚麼事若是好事合當做底事須去幹了或此事思量未透須着思量教了若是不好底事便不要做自家才覺得如此這敬便在這裏

先生問童伯羽如何用工對曰且學靜坐痛抑思慮先生曰痛抑也不得只放退可也不可全無思慮無邪思爾有欲去意見者曰學者但當就意見上

分真妄存其真者去其妄者而已若不問真妄盡欲除之所以游游蕩蕩虛度光陰都無下工夫處

問心之所以為一身酬酢之主者為其能思今人為不善只是不思若思則不為之思到那妄處便是心失其職

先生云那妄處也只是不思思則不妄矣

張以道請教先生曰但長長照管得那

心便了人若長提掇得那心在時煞
爭事 類百下主

吳公濟云逐日應接事物之中須得一
時辰寧靜以養衛精神要使事愈繁
而心愈暇彼不足而我有餘其言雖
出於異說然試之亦畧驗豈周失子
所謂主靜者耶 類上主
李伯誠曰打坐時意味也好先生曰坐
時固是好須是臨事接物時長如坐

時方可

類百下主

周貴卿曰非不欲常常持守但志不能
帥氣臨事時又變遷了先生曰只是
亂說豈是由它自去正要待他去時
撥轉來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止吾
止也往吾往也 類百下主

問遇事時也分明知得理之是非到做
處又却為人欲引去做了又却悔此
是如何先生曰此便是無克己工夫

須便與克下不得苟且放過明理以
先之勇猛以行之
陳安卿問已分上事已理會但應變處
更望提誨先生曰今且當理會常未
當理會變常底許多道理未能理會
得盡如何便要理會變
黃義剛問氣質昏蒙作事多悔有當下
便悔時有過後思量得不是方悔時
或經久所為因事機觸得悔時方悔

之際惘然自失此身若無所容有時
恚恨至於成疾不知何由可以免此
先生曰既知悔時第二次莫恚地便
了不消得常常地放在心下那未見
能見其過而內自訟底便是不悔底
李堯卿問事來斷制不下當何以處之
先生曰便斷制不得也着斷制不成
掉了只得隨力量做去
或問動容周旋未能中禮於應事接物

之間未免有礙理處如何曰只此是學但能於應酬之頃逐一檢使一合於理久則自然中禮也
問自覺賦性褊躁處事不洪未能克去如何曰但以義理優游涵養漸漸克去若便要盡銷磨轉成急迫矣
問氣弱膽小之病曰公只去做工夫到理明時節氣自強而膽自大矣
或問常多恐懼先生曰遺書云治怒難

治懼尤難克已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若於道理見得了何懼之有

類百十四

與立問常苦志氣怯弱恐懼太過心下常若有事然此病如何先生曰若見得理澈自然心下無事

類百十五

道夫問劉季文所言心病道夫常恐其志不立故心為氣所動不然則志氣既立思慮凝靜豈復有此曰此亦是不讀書不窮理故心無所用遂生出

這病

類百五八

道夫因言李文自昔見先生後篤厚謹
 畏雖居於市井人罕有見之者自言
 向者先生教讀語孟後來於此未有
 所見深以自愧故今者復來曰得他
 恁地也好或然窮來窮去久之自有
 所見亦是一事 類百五九
 義剛之初拜先生也真述平日之非與
 所以遠來之意方求陶鑄及所以為

方語類作力

不奈它何語類作沒奈
何佗

學之序先生曰人不自訟則不奈它
 何今公既自知其過則讀書窮理便
 是為學其它也無陶鑄處 類百六一

年侍之閒語類有得字

義剛啓曰半年侍洒掃曲蒙提誨今此
 之歸且杜門不出刻意讀書然皆未
 知所向欲乞指示先生曰只杜門讀
 書便是所向別也無所向只是就書
 上子細玩味考究義理便是 類百六三
 潘時舉問常苦粗率不知病根安在先

生曰不消更討病根但知粗率便是
病在這上只加子細便了類百五九下
先生曰今學者來求病根熹向它說頭
痛灸頭手痛灸手病在這上只治這
上便了更別討甚病根
道夫問道夫在門下雖數年覺得病痛
甚多曰自家病痛他人如何知得盡
令但見得義理稍不安便勇決以改
之而已久之復曰看來用心專一讀

李方子臨歸諸教先生曰字
語類作先生謂方子曰觀公
資質自是寡過然十其子
又着細作須臾着謹嚴作
須謹敬這以下六字每
開潤至謹嚴十四字是語
類卷八附錄

書子細則自然會長進病痛自然消
除類百五九
道夫辭拜還侍先生曰更硬着脊梁骨
李閑祖袁州臨別請教先生曰守約凡
弟皆太拘謹更少放寬類百五十四下
李方子臨歸請教先生曰開闊中又着
細密寬緩中又着謹嚴這是人自去
做
至之少精深蜚卿少寬心二病正相反

先生謂童伯羽曰公大抵容貌言語都

急迫須打疊了令心下快活

類百八

有學者每相揖畢輒縮左手袖中先生

曰公常常縮着一隻手是如何也似

不是舉止模樣

一日同周舜弼游屏山歸因說山園甚

佳曰園雖佳而人之志荒矣

類七

或云人須是苦硬方得先生曰須是做

得那苦硬底事若只要苦硬而不為

學何貴之有

或言氣稟昏弱難於為學先生曰誰道

是公昏弱但反而思之便強便明這

風色打一轉日日做工夫日日有長

進

問氣質弱者如何涵養到剛勇先生曰

只是一个勉強然化氣質最難

先生曰熹看來人也須是剛雖則是偏

然較之柔不同若是柔弱不剛之質

少間都不會振奮只會困倒了
囚人之昏柔而箴之曰人做事全靠這
些子精神
萬事湏是有精神方做得類八
為學有用精神處有合着工夫處有枉
了工夫處要之精神枉用了亦可惜
大抵中年以後為學且湏愛惜精神
又嘗云中年以後之人讀書不要多只
少少玩索自見道理類十五

人心之靈天理所在用之則愈明只提
醒精神終日着意看得多少文字窮
得多少義理徒為懶倦則精神自是
曠曠只恁昏塞不通可惜
或問一向把捉待放下便覺恁衰頹不
知如何曰這個也不湏只管恁地把
捉若要去把捉又添一个要把捉底
心是生許多事公若知得放下不好
便提掇起來便是敬

只爭个知與不知爭个知得切與知得
不切且如人要做好事到得見不好
事也似乎可做方要做好事又似乎
有个做不好事底心從後面牽轉去
這只是不知
或言在家衮衮但不敢忘書冊亦覺未
免間斷先生曰只是無志若說家事
又如何汨沒得自家公今三五年不
相見又只恁地悠悠人生有幾個三

五年耶

類百五

因建陽士人來請問先生曰公門如此
做工夫大故費日子覺得今年只似
去年前日只似今日都無昌大發越
底意思這物事須教看得精透後一
日千里始得

時學問自暴自棄之別先生曰孟子說
得已分明看來自暴者便是剛惡之
所為自棄者便是柔惡之所為也

類百六

申張想只是个悻悻自好底人故當時
以為剛然不知悻悻自好只是客氣
如此便有以意氣加人之意只此便
是慾也 類天十五

時舉問君子有三戒處注引范氏說血
氣志氣之辨先生曰到老而不屈者
此是志氣 類天十五

陳子翁云學問之功太氣質之用狹與
李通說底正相反須是看人工夫多

少如何若工夫未到則氣質之性不
得不重若工夫已到則氣質豈得不
聽命於義理也須着如此說方盡
凡有一事便有一理須事事理會到極
處方能分別得是非然人之氣稟有
偏則所見亦不同如氣稟剛底人則
見剛處多而處事或失之太剛柔底
人則見柔處多而處事或失之太柔
須先克治氣稟偏處

凡一事便有是有非是底是天理非底
即人欲天理是公人欲是私是則廣
而充之非則克而去之
人心至靈其所不當為不當欲之事何
嘗不知但初間自知了到計較利害
却自以為不妨便自冒昧為之欲之
耳今既知其所不當為所不當欲者
便要來這裏截斷斷然不為不欲
人之私意有知得便克去者有忘記去

克他者有不獨是忘記克去而反與
之為朋者
人言無可行便是亂說凡日用之
間動靜語默皆是行處且須於行處
警省須是戰戰兢兢方可若悠悠泛
泛地過則又不可
李堯卿曰廖子晦嘗謂無時而不戒謹
恐懼則天理無時而不流行有時而
不戒謹恐懼則天理有時而不流行

此語如何曰不恁地也不得然也不
須得將戒謹恐懼說得太重
在學者身上論之凡日用常行應事接
物之際才有一毫私心便非王道便
是伯者之習此不可不省察也
立之問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
人先生曰此只是初間用心分毫之差
爾所謂上達下達者亦只是自此分
爾君子之學既無所差則工夫日進

今日見高明便一日高似一日也
與馮德英說為己為人曰若不為己看
做甚事都只是為別人雖做得好亦
不關己自家去從師也不是要理會
身己自家去取友也不是自理會身
己自家只是漫恁地只是要人說道
也曾如此只要人說道好
為學須着實理會今之學者多是安閑
便只去求一快活處所要得徑截此

邪說所以得乘間而入也
人須是有廉耻孟子曰耻之於人大矣
耻便是羞惡之心人有耻則能有所
不為今有一樣人不能安貧其氣銷
屈以臣立脚不住不知廉耻亦何所
不至古詩云逢人即有求所以百事
非類三下
王德脩云學者要識一愧字與耻字此
言極好

今夜愧耻明日便不做方是若是愧耻
後又却依舊自做何濟於事
今之學者有三樣人才一則資質渾厚
却於道理上不甚透徹一則儘理會
得道理又生得直是薄一則資質
厚却飄飄然說得道理儘多又似承
當不起要个恰好底難得
為人純篤而又敏者極難得
先生沒言人才曰今人祇是兩種謹密

者多退避俊快者多粗疎
小人有才鮮不為惡
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
溫公晚年更歷多為此說
吾輩不用有忿世疾惡之意
第常自體此心寬明
無係累則神充
日明豈可涯涘耶
問先生謂講學固不可無
須是自去體認如何
是體認曰體認是把那聽得

底自去心裏重複思繹過
善人循循自守不肯勇猛
精進循規蹈矩則有餘
責之以任道則不足
狂狷雖非中道終有骨
肋其志節激昂得聖人
裁抑之則狂者不狂
狷者不狷矣
教導後進須是嚴毅
然亦須有以興起
開發之方得
只恁嚴徒拘束之亦不

問 濟事

類三

問母友不如已者曰若不如我者他又
來求我這便是童蒙求我匪我求童
蒙也
先生謂時舉曰朋友相處要得更相規
戒有過則相告小過則曉曉地說又
似沒緊要相似大底過失又恐他犯
深痼不容易說要之識盡公之誠意
先生因諸生請問不切云羣居最有益

而今朋友不能相與講貫各有疑忌
自私之意不知道學問是要理會个
甚麼不相講貫如何會得長進
損者三樂惟宴樂最可畏所謂宴安鴟

毒也 類二

事有不當耐者豈可全學耐事 類三 九
才枉其小便害其大

先生嘗謂劉學古曰康節詩云閑居慎
勿說无妨蓋道无妨便是有妨要做

好人則上面煞有等級做不好人則
立地便至只在把住放行之間得

朱子語畧卷之四

先生曰講學自是講學脩德自是脩德
如致知格物是講學誠意正心脩身
是脩德博學審問謹思明辨是講學
篤行是脩德

朱子語畧卷之五

先生曰講學自是講學脩德自是脩德
如致知格物是講學誠意正心脩身
是脩德博學審問謹思明辨是講學
篤行是脩德

吳知先問學習二字先生曰學是未理
會得時便去學習是已學了又去重
學非是學得了頓放在一處却又去

習也只是一件事
未知未能而求知求能之謂學已知已
能而行之不已之謂習
行父問德之不脩學之不講先生曰須
先理會孝弟忠信等事有介地位然
後就這裏講學
問德之不脩曰如有害人之心便是仁
之不脩有穿窬之心便是義之不脩
自尊德性至敦厚皆是德性上工夫自

道問學至崇禮皆是問學上工夫
尊德性而道問學須是兩相扶策夾截
並進

節問尊德性而道問學何謂尊曰只是
把做一件物事尊崇擡夸他何謂道
曰只是行如去做它相似
若於道理上看未精便專於尊德性上
用工若於德性上有不足處便須於
講學上用工二者並行庶可互相發

明可到廣大輝光之地
尊德性而道問學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兩邊做工夫都不偏
聖人之教學者之學不越博文約禮兩
事博文是道問學之事於天下事物
之理皆欲其知之約禮是尊德性之
事於吾心固有之理无一息而不存
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聖門教人只此兩
事須是互相發明約禮底工夫深則

博文底工夫愈明博文底工夫至則
約禮底工夫愈密
博文約禮聖門之要法博文所以驗諸
事約禮所以體諸身
行夫問博文約禮先生曰博文條目多
禮却只是一个道理
博文如講明義理禮樂射御書數之類
一一着去理會若是約則只守一个
禮日用之間合禮者便是非禮者便

不是
博文是致知約禮乃是踐履之實
致知格物博文也克己復禮約禮也
克己之功乃是知至以後事
大率克己工夫是自着力做底事與他人殊不相干故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擇善而固執之如致知格物便是擇善誠意正心脩身便是固執只此二事

而已
學聚問辨明善擇善盡心知性此皆是知皆始學之功也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這個工夫常恁地
問君子進德脩業先生曰乾卦則連致知格物誠意正心都說了坤卦只是說持守
克己猶乾道敬恕猶坤道

問克己復禮乾道主敬行恕坤道曰乾
道奮發而有為坤道靜重而持守
乾之易致知之事也坤之簡力行之事
也
或問乾是聖人之事坤是賢人之事曰
此但指乾之君子忠信進德與坤之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處
進德脩業這四个字煞包括道理德是
就身上說業是就事上說

進德脩業最好玩味
蕭兄問德業先生云德者得也得之於
心之謂德如做得這個孝則為孝之
德業是做得成頭緒有次第了
居業如人居屋子日日如此
林安卿問脩業居業之別曰二者只是
一意居守也逐日修作時是脩常常
為此是守
擇言是修辭篤志是立誠大率進德脩

業祇是一事進德是就心上說脩業是就事上說

內積忠信是實心擇言篤志是實事

忠信進德是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表裏

無一毫不實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此可以盡天下之

事

孟子言義伊川言敬都徹上徹下

涵養須用敬處事須是集義 **類**

須敬義夾持循環无端則內外透徹

敬以直內便能義以方外非是別有个

義

知崇進德之事也禮卑居業之事也

知崇禮卑是兩截知崇是知識超邁禮

卑是就切實處行若知不高則識見

淺陋若履不切則所行不實知識高

便是象天所行實便是法地

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知識貴乎高

明踐履貴乎着實知既高明須是放
低着實做去
知崇禮卑知却要極於高明而禮則要
極於卑順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纖
悉委曲無非至卑之事知崇者德之
所以崇禮卑者業之所以廣
愈細密愈廣大愈謹確愈高明
知識日多則智日高積累益多則業益
廣

大學所說格物致知是知崇之事誠意
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禮卑
之事
陳希真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先生曰
德者理之得於吾心者也凡人若能
知所當為而無為利之心這意思便
自高遠才為些小利害討些小便宜
這意思便卑下了所謂崇者謂德自
此而愈高起也

問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先生
曰志於道方要去做據於德則道方
有歸着依於仁則德方有本領雖然
藝亦不可不去理會
自志於道至依於仁是從粗入精自依
於仁至游於藝是自本兼末能依於
仁則其游於藝也蓋无一物之非仁
所謂道者只是日用當然之理事親必

要孝事君必要忠以至事凡而弟與
朋友而信皆是道志於道志於此也
志於道道是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
之道明得此理得之於身斯謂據於
德然而不依於仁則二者皆不為用

游藝是博文中一說
節問博學篤志切問近思如何仁在其

中答曰心存理得

問興詩立禮成樂與志道據德依仁相
似曰志據依是用功處興立成是成
效處古人終日只在禮中欲少自由亦不可
得先生曰熹嘗謂今世人有自謂得見先
王之禮有耳不得聞先王之樂此亦
不幸也詩音具並志於此
居父問立於禮猶可用力詩樂既廢

知今何由興成之曰既無此家具也
只得以義理養其心若精別義理使
有以感發其善心懲創其惡志便是
興於詩涵養從容無斯須不和不樂
便是成於樂
禮主敬樂主和此異用也却只是萬事
都從這裏發出則其體同矣敬則和
和則自然有敬
蜚卿問敬為體和為用曰自心而言則

敬為體敬和為用以敬對和而言則
節問樂以治心禮以治躬曰心要平易
野無艱深險阻所以說不和不樂則鄙
詐之心入之矣不莊不敬則慢易之
心入之矣
思無邪不必說是詩人之思及讀詩者
之思大凡人思皆當无邪如毋不敬
者不必說是說禮者及讀禮記者當如

論自欺之說曰自欺是半知半不知底
人知道善我所當為却又不十分去
為善知道惡不可作却又是自家所
愛舍他不得這便是自欺不知不識
只喚做不知不識却不喚做自欺
人道惟在忠信不誠則無物物只是眼
前事物都喚做物若誠實方有這物
若口裏說莊敬肚裏自慢忽口裏說
誠實肚裏自狡偽則所接事物還似

間無一般須是實見得是實見得非截
定而不可易方有這物
為人謀時竭盡自己之心這個便是忠
節問曰如此則忠只是个待人底道
理答曰且如自家事親有不盡處亦
是不忠
人若無信語言無實何處行得處家則
不可行於家處鄉黨則不可行於鄉

黨

行篤敬篤者有重厚深沉之意
篤信者見得是如此便決然如此做
德者行之本君子以成德爲行言德則
行在其中矣
或問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是先文而後
人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是先行而後
文何以不同先生曰文行忠信是從
外做向內則以學文是從內做向外
聖人言此類者多要人逐處自識得

問行是就身上說忠信是就心上說否
先生曰是
忠只是一個實心萬法万事皆自此出
信只是言行相顧之謂
信非忠不能忠則必信矣
問敏於事而慎於言曰行常患於不足
言常患於有餘
事難行故要敏言易出故要謹
或云諺有禍從口出病從口入甚好曰

此語前輩曾用以解頤之象慎言語
節飲食
守口如瓶是言語不亂出防意如城是
防恐為外物所誘
類百九
亞夫問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先生曰居
之無倦在心上說行之以忠在事上
說居之無倦者便是要此心長在做
主不可放倒便事事都應得去行之
問以忠者是事事要着實

忠是體恕是用只是一个小物事

類二十七

一者忠也以貫之者恕也體一而用殊

同

一以貫之只是萬事一理

一是一心貫是貫萬事一以貫之猶言

一心以應萬事忠恕是一貫注脚一

是忠貫是恕底事

類三

在聖人本不消言忠恕

同三

聖人是自然底忠恕學者是使然底忠

恕

或問云云之八字語類作同

曾子忠恕與子思忠恕不同曾子忠恕

是天子思尚吳以在類二十七

夫子言一貫曾子言忠恕子思言小德

川流大德敷化張子言理一分殊只

是一個同五

或問吾道一以貫之自恁地裏着陳濟

一事須從頭字細章章理會夫子三千

一門人且乃呼曾子之入而告以此

必是它入皆當未得今自家却要便

去理會這處是自處於孔門二千九

百九十九人頭上如之何而可同

是其然必有所以然治心脩身是本洒

掃應對是末皆其然之事也至於所

以然則理也理无精粗本末皆是一

貫類甲九

聖人就其小者粗者教人然所謂大者

精者亦只在此要在學者下學上達

自見得爾

神

洒掃應對精義入押事有大小而理無
大小事有大小故其教有等而不可
躐理无大小故隨其所處而皆不可
不盡 類四九上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言道之所貴者有
此三事便對了道之所賤者籩豆之
事非不是道乃道之末耳 類三五上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乃其切於身者若
籩豆之事特有司所職掌耳今人於

語類卷之五

制度文為一一致察未為不是然却
於大體上欠闕則是棄本而求末者
也 同上

下學者事也上達者理也理只在事中
若真能盡得下學之事則上達之理
便在此 類四四下

下學上達雖是二事只是一理若下學
得透上達便在這裏
下學而上達每學必自下學去

是語類作有

未到上達只是下學

人有下學而不能上達者只緣下學得

不是當釋氏只說上達更不理會下

學如何上達決無此理

類四

大抵學者當循下學上達之序庶幾不

錯若一向求曾點見解未有不入於

佛老者也

林仲參問下學之要受用處先生因舉

詩云家貧淨掃地醜婦好梳頭下士

語類重決每此理四字

語類重因字

醜語類作貧

晚聞道聊以拙自脩前人只恁地說

了

類百二十世

或問不矜細行與矜而不爭之矜如何

曰相似是个珍情持守之意

陳仲蔚問弘毅先生曰弘不只是有度

量能容納之弘正是執德不弘之弘

是無所不容心裏無足時不說我德

已如此便住毅是忍耐持守着力去

做

類三十五

弘正之弘語類作謂

學者立得根脚闊便好

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

一上兩句是教之以其所從師下兩

句是教之以其所擇善而為之師這

四句極好看南軒云自人心惟危道

心惟微數語外惟此四句好但舜大

聖人之言語渾淪伊尹之言較露鋒

銳得些這說得也好

人之進德須用剛健不息

類語得字

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如今學者却恁地

慢了只得快時起來行得三兩步懶

時又坐恁地如何做得事成

類三五

為學須是切實為已則安靜篤實承載

得許多道理若輕揚淺露如何探討

得道理縱使探討得說得去也承載

不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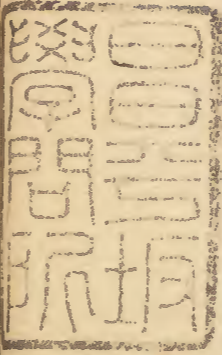
為學須是已分上做工夫有本領方不

作言語說若無存養儘說得明自成

兩片亦不濟事况未必說得明乎要
須發憤忘食痛切去做身分耻工夫
莫在苒歲月可惜也

朱子語畧卷之五

弘治四祥春南
京國子監重刊



寬政甲寅仲夏以官庫本寫
字皆照舊不妄改竄

